

水滸傳



元·施

本 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許
傳

大中國圖書公司印行

水滸自序

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應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應更仕；五十不應在家；六十不應出游。何以言之？用違其時，事易盡也。

朝日初出，蒼蒼涼涼，澡頭面，裹巾幘，進盤餐，嚼楊木，諸事甫畢，起問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後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萬六千日何有？以此思憂，竟何所得樂矣！

每怪人言，某甲於今若干歲。夫若干者，積而有之之謂。今其歲積在何許？可取而數之否？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。不寧如是，吾書至此句，此句以前已疾變滅，是以可痛也。

快意之事莫若友，快友之快莫若談，其誰曰不然？然亦何曾多得？有時風寒，有時泥雨，有時臥病，有時不值。如是等時，眞住牢獄矣！

舍下薄田不多，多種秬米，身不能飲，吾友來需飲也。舍下門臨大河，嘉樹有蔭，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。舍下執炊爨理盤盂者僅老婢四人；其餘凡畜童子，大小十有餘人，便於馳走迎送，傳接簡帖也。舍下童婢稍閒便課其縛帚織席；縛帚所以掃地，織席供吾友坐也。

吾友畢來當得十有六人。然而畢來之日爲少；非甚風雨而盡不來之日亦少；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。吾友來亦不便飲酒；欲飲則飲。欲止先止，各隨其心，不以酒爲樂，以談爲樂也。吾友談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，亦以路遙傳聞爲多，傳聞之言無實，無實卽唐喪唾津矣；亦談不及人過失者，天下之人本無過失，不應吾詆誣之也；所發之言，不求驚人，人亦不驚，未嘗不欲人解，而人卒亦不能解者，事在性情之際，世人多忙，未曾常聞也。

吾友既皆恬淡通闊之士，其所發明，四方可遇。然而每日言畢卽休，無人記錄。有時亦思集成一冊，用贈後人；而至今闕如者：名心既盡，其心多懶，一；微言求樂，著誓心苦，二；身死之後，無能誦人，三；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，四也。

是水滸傳七十一卷，則吾友散後，燈下戲墨爲多；風雨甚，無人來之時半之。然而經營於心，久而成習，不必伸紙執筆，然後發揮；蓋薄莫籬落之下，五更臥被之中，垂首撚帶，睇目觀物之際，皆有所遇矣。

或者問言既已，未嘗集爲一書，云何獨有此傳？則豈非此傳，成之無名，不成無損，一；心閒試弄，舒卷自娛

，二：無賢無愚，無不能讀，三：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，四也？
嗚呼哀哉！吾生有涯，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！但取今日以示吾友，吾友讀之而樂，斯亦足耳。且未知
吾之後身讀之謂何；亦未知吾之後身復得讀此書乎？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？

東郡·施耐菴。

水滸傳研究

孫旗

一、水滸傳在文學上的地位

水滸傳經金聖嘆評爲中國才子書，而六才子書中尤以紅樓夢、水滸傳最爲膾炙人口；紅樓夢的特點是將千頭萬緒的事件，敍來有條不紊，紅樓夢的人物多至四、五百人，事件之繁複，有人以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來比擬；而水滸傳的特點是人物描寫各具典型，全書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，其個性各不相同，而且都很維妙維肖；我們的意思不是說紅樓夢的人物描寫不佳，水滸傳的故事結構不緊湊（雖然有人作如是之說！）我們只是說紅樓夢長於故事結構，水滸傳長於人物描寫，一種比較的说法；但與它們在六才子書的地位和價值，毫無關係。

水滸傳可以說爲中國新文學或者民間文藝放一異彩，因爲白話文學於民八「五四」時代由胡適之、陳獨秀倡導，得以復興，本來紅樓夢也有白話的採用；但只限於人物對話的使用，以烘托人物們的身份。嚴格言之，不能算是純粹的白話文學，它還有古詩詞的參雜其間；然而，水滸傳不僅是對話，即使行文也用白話，間或取古詩格律的題詩題詞，其字面與內容皆淺白易懂，我們可以說水滸傳是道地的白話文學，「五四」新文學之倡，或亦不無受閱讀水滸傳的影響，未敢妄斷。一般人都承認水滸傳是源於不滿意當時社會，將民間疾苦盡量暴露，反言之也就是反映朝廷的腐敗無能，截至有清一代，可謂空前而絕後；以中國傳統文學皆無敢對朝廷披逆鱗者，士大夫中能文之子，皆爲朝廷御用，舐肥感恩之故。此胡適之先生稱爲「民間文學」者也。就其毫無隱晦，大膽暴露黑暗而言，頗類西歐文藝思潮之左拉自然主義風格了。

中國文學傳統的小說，多爲記人述事，並無新文學所謂撰小說之動機（主題），也大都是記其所感所懷，聊爲友朋之談助而已。而水滸傳獨能表明其小說的主題，全書中一百零八人，依政治人物或道德家而言，皆誨盜之書者，如開始寫人人厭惡、不肯收留的高俅，次寫王進、史進，遞次寫完全體人物，魯智深、李逵、武松……等，其行徑皆強盜本色，然而視其動機及社會背景，却又與一般強盜不可倫比，覺得他們具英雄氣魄，俠義肝膽，甚爲可敬可愛，毫無敗德之處，亦無可厭可憎面目，反襯「亂自上生」，一百零八條好漢無與負其責者，所謂「強盜」的評定當以個人與社會之價值體系而論，例之於今，一盜貪贓枉法官吏財物，一盜窮人之財，固其盜則一，前者得社會之贊許，後者必獲疵議，是以一百零八條好漢盜富以濟貧，又不營義盜，雖朝廷恨之切骨，而民間

獨敬其俠義也。作者旨在敷衍故事，以烘托「亂自上生」主題焉！其重視小說之撰寫主題，與西歐文藝小說，或亦中外輝映者矣。

中國小說之章回體，當不自水滸傳始，然水滸傳之前的章回體，皆無完整結構，獨自水滸傳橫寫深入開其端，中國小說正式入章回體，水滸傳的功勞當不可沒；所謂橫寫深入之意，即以複雜引線，自直而橫，復由橫而深入，其間錯綜迂迴，蔚成中國小說風格之獨特色彩。

「水滸」故事，遠在南宋已盛傳於民間，然不過片斷而無聯貫而已。演至明初水滸傳百回本，內容亦極其淺陋，直至金聖嘆斷定現行之七十回本，始見其文學價值，作者創造力之驚人；我們可以說水滸傳實集各個「水滸」故事之大成，新創「梁山泊山寨」，令沒沒無聞之梁山人物，活躍於後人心目中，足證作者文學創作之匠心獨運矣。

二、作者施耐庵與水滸傳的關係

水滸傳是施耐庵抑是羅貫中所著，此古今來考據家最易引起爭論之一大端。據明郎瑛「七修類稿」：「『三國』『宋江』二書，乃杭人羅貫中所編。予意舊必有本，故曰編。『宋江』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。』及郎據癸辛雜志：『羅貫中演爲小說，有替天行道之言。』明高儒『百川書志』：『忠義水滸傳』一百卷，錢塘施耐庵的本，羅貫中編次。』明王圻『續文獻通考』：『水滸傳，羅貫著，貫字貫中，杭州人，編撰小說數十種，而水滸傳敘宋江事，奸盜脫騙機械甚詳；然變詐萬端，壞人心術，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，天道好還之報如此。』以上各家考據，皆謂水滸傳爲羅貫中所著。

然元賈仲名「續錄鬼簿」：「羅貫中，太原人，號湖海散人，與人寡合，樂府隱語，極爲清新。與余爲忘年交。遭時多故，天各一方；至正甲辰復會。別後又六十年，竟不知其終所。」以此而言，水滸傳還不能確定是羅貫中所著，究竟羅貫中是杭州人抑山西太原人，便產生一個先待解決之問題。

據辭源、辭海解釋：「施耐庵，元東都人，名樂安，以樂行，元末官錢塘，與當道不合，棄官歸，閉戶著書，有志餘、水滸傳等書。」所以，施耐庵不是杭州人，東都是何地？一、周以王域爲東都，即今河南省洛陽縣西。王域爲東都，王域即今洛邑。二、東漢光武帝都洛陽，時有東都洛陽之稱。西漢都長安，以洛陽在東，長安在西，故稱洛陽爲東都。亦有署東郡施耐庵本者，東郡，依「辭源」「辭海」注：「東郡，秦取魏二十城置東郡；

以秦在西，此在東，故名；有今河北山東兩省之地。治濮陽，在今河北濮陽縣南，漢仍之。」依此，施耐庵或洛陽附近人氏，以會官錢塘，故曰爲杭人？

明惠康野叟「識餘」：「郎瑛謂此書及「三國」，並羅貫中撰，大謬，二書淺深工拙，若霄壤之懸，詎有出一手理。」

自清人金聖嘆氏斷定水滸傳七十回爲施耐庵所作，後部爲羅貫中所著，定名「征四寇」，清初又有「水滸後傳」，題古宋遺民著。金氏極口詆羅，復僞爲施序於七十回本前，今行之「水滸傳」爲施耐庵所著。但清周亮工「因樹屋書影」：「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，當時敢露其姓名者，闕疑可也。定爲施耐庵作，不知何據？」

據胡適之先生「水滸傳考證」說：一百回原本是明初人所作，也許是羅貫中作的；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，涵虛子記明元曲裡有他的龍震風雲會雜劇；七十回本是明朝中葉人重作的，也許是施耐庵作的；施耐庵不知是什麼人，但決不是元朝人，也許是明朝文人的假名，並沒有過這個人。」此說較爲可信，以今視昔，水滸傳反映朝廷的腐敗無能，千古以來不用說披逆鱗者少有，即違朝廷意旨亦不多，至如司馬遷之遭腐刑，彌衡之被殺等證明，施耐庵不能以原名有礙，恐獲朝廷誅罪，以筆名署之，爲免於罪也；但因羅貫中著「三國」而斷定「水滸傳」亦羅所著，理由未見充份，究竟施耐庵是個什麼人，古今以來却無案可稽。

若說施耐庵爲杭州人，則與羅貫中爲同鄉。但我們從水滸傳中的地理形勢、人物性格、風俗習慣、語言、地方色彩等看來，施耐庵不是南方的杭州人，若真是杭州人則施必在河北、山東一帶作過官，不然即是從書本上引用而來，但是從其運用之熟練看來，又非盡然了。例如曹雪芹是旗人，但是隨其父服官江寧、蘇州，對江南風物熟悉故也，由文學創作觀點說，施耐庵似非杭州人。據注施僅服官錢塘，未有他處，並曰「與當道不合，棄官歸。」當然不會即同杭州或其附近之家，必歸較杭州更遠之家，始敢閉戶著書，因其與當道不合，無敢違逆之意者。我們假定水滸傳是施耐庵所著，施耐庵是什麼樣的人呢？與他寫得出這部才子書的關係很大，所以我們也要加以明瞭的。

我們知道任何著者的自序，不外說明全書內容，作一概括性的介紹，說明著書的動機與經過，補書中不足盡言之處。在水滸傳自序內說：

「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應更娶；四十而仕，不應更仕；五十不應在家；六十不應出遊。何以言之？用違其時，事易盡也。」

朝日初出，蒼蒼涼涼，澡頭面，裹巾幘，進盤餐，嚼楊木，諸事甫畢，起問可中，中至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後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萬六千日何有？以此思憂，竟何所謂樂矣！

每怪人言，某甲於今若干歲。夫若干者，積而有之之謂。今其歲積在何許，可取而數之否？可見已往之吾悉已變滅。不寧如是，吾書至此句，此句之前已疾變滅，是以可痛也。

快意之事莫若友，快友之快莫若談，其誰曰不然？然亦何會多得？有時風寒，有時泥雨，有時臥病，有時不值。如是等時，眞住牢獄矣！」

我們由以上這幾段可以看出，施耐庵從政治上敗退下來，少年的雄心壯志，已付之東流水，並且有些失意之感，悟澈人生意味，是以人生自由爲可貴，在官之動輒制肘，如「住牢獄」。這樣正是中國知識份子，在朝爲廟堂之士，在野爲山林之士。山林之士是什麼樣子呢？再看他序的下段：

「舍下薄田不多，多種秫米，身不能飲，吾友來需飲也。舍下門臨大河，嘉樹有蔭，爲吾友行立蹲坐處也。舍下執炊爨，理盤盂者，僅老婢四人，其餘凡畜童子，大小十有餘人，便於馳走迎送，傳接簡帖也。舍下童婢稍閒，便課以縛帶織蓆，縛帶，所以掃地，織蓆，供吾友坐也。」

由這一段可知施耐庵是北方人，「多種秫米」，南方少種是類植物，同時北方人種「秫米」可以自己釀酒或售予他人釀酒；他家能釀酒以待客，可見其爲富戶；「僅老婢四人」，「童子」大小十餘人，乃一敗落的富戶，「供吾於馳走迎送，傳接簡帖」雖然敗落了，但還保有大戶人家的閒架和氣派，也說明他是處於農業社會。

「吾友歸來當得十有六人，然而歸來之日爲少，非甚風雨而晝不來之日亦少。大率日以六七人來爲常矣。吾友亦不便飲酒，欲飲則飲，欲止先止，各隨其心，不以酒爲樂，以談爲樂也。吾友談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，亦以路遙傳聞爲多，傳聞之言無實，無實則唐喪唾津矣！亦不及人過失者，天下之人本無過失，不應吾詆毀之也。所發之言，不求驚人，人亦不驚，未嘗不欲人解，而人卒不能解答，事在性情之際，世人多忙，未曾常聞也。」

施耐庵雖然棄官歸鄉，還與他昔日的官場朋友常常聚談，雖然說「談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。」他們從官場失意，「與當道不合」看來，豈能不談到朝廷施政？其說「安分」是表示他們爲一良民，「亦不及人過失者」，說明水滸傳不涉及私人，「不求驚人，人亦不驚。」是說他們並不危言聳聽，只是閒談而已，希望讀者不必讀此書而多所懷疑。

「吾友既皆恬淡通闊之士，其所發明，四方可遇。然而每日言畢即休，無人記錄，有時亦思集成一冊，用贖

後人；而今闕如者，名心既盡，其心多懶，一；微言求樂，著書心苦，二；身死之後，無能讀人，三；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，四也。

施耐庵嘯吟山林，不以詩而以小說，當然是「名心既盡，其心多懶。」由「微言求樂，著書心苦。」而「身死之後，無能讀人。」又覺得「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。」表明他在仕途沒沒無聞，但要立言為不朽。

「是水滸七十一卷，則吾友散後，燈下戲墨爲多；風雨甚，無人來之時半之。然而經營於心，久而成習，不必伸紙執筆，然後發揮；蓋薄暮籬落之下，五更臥被之中，垂首撚帶，睇目觀物之際，皆有所遇矣。」

說明他寫水滸傳，從朋友們的談話中回憶，在觀物中顯現於物上，甚至偶爾（臥被之中，垂首撚帶）亦閃現腦際，並非苦思焦索來寫這部小說，「燈下戲墨」只是作抒情寄意之玩而已。

「或若閒言既已，未嘗集爲一書，云何獨有此傳？則豈非此傳，成之無名，不成或損，一；心閒試弄，舒卷自娛，二；無賢無愚，無不能讀，三；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，四也。」

表示他並不爲名而來著此書，不過是閒得無聊，覺得不把它們記下來或者可惜，不論賢愚都可以讀讀，至於自己的文章得失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
「嗚呼哀哉！吾生有涯，吾烏乎知後人之讀吾書者謂何！但取今日以示吾友，吾友讀之而樂，斯亦足耳。且未知吾之後身讀之謂何；亦未知吾之後身得讀此書乎？吾又安用其管念哉？」

他著水滸傳只是「吾友讀之而樂，斯亦足耳。」至於下一代人讀了怎樣批評？能不能讀得到這部書？都不必多所顧慮了。由其序而知施耐庵有抗上性格，俠義之風，尊重「忠」「義」，深受道家思想影響，愛用權術。

三、水滸傳的淵源

水滸傳並不是施耐庵憑空創造出來的，而是根據民間流傳的元曲的「水滸故事」等雜劇，加以文學的整編和描寫。

據宋周密「癸辛雜識續集」說：「龔聖與曾作宋江三十六贊並序曰：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，不足采著。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，士大夫亦不見黜。余年少時壯其人，欲存之畫贊，以未見信史載事實，不敢輕爲。及異時見「東都事畧」中載侍郎「侯蒙傳」有書一篇，陳制賊之計云：「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，京東官軍數萬，無敢抗者，其材必有過人，不若赦過招降，使討方腊，以此自贖，或可平東南之亂。」余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。於

是卽三卜六人爲一贊，而藏體在焉。蓋其本撥矣，將使一歸於正，義勇不相戾，此詩人忠厚之心也。余嘗以江之所爲，雖不得自齒，然其識性超卓，有過人者。立號既不僭移，名稱儼然，猶循軌轍，雖託之記載可也。古稱柳盜跖爲盜賊之聖，以其守一至於極處，能出類而拔萃。若江者，其殆庶幾乎。雖然，彼跖與江，與之盜名而不辭，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。豈若世之亂臣賊子，畏影而自走，所爲近在一身，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？嗚呼！與其逢聖公之徒，孰若跖與江也！

呼保義宋江：不假稱王，而呼保義，豈若狂卓，未犯忌諱。
智多星吳學究：古人用智，又國安民，惜哉所予，酒色恣人。
玉麒麟盧俊義：白玉麒麟，見之可愛，風塵大行，皮毛終壞。
大刀關勝：大刀關勝，豈雲長孫？雲長義勇，汝其後昆。
活閻羅阮小七：地下閻羅，追魂攝魄，今其活矣，名喝太伯。
尺八腿劉唐：將軍下短，貴稱侯王。汝豈非夫，腿尺八長？
沒羽箭張清：箭以羽行，破敵無頗，七札難穿，如游斜何？
浪子燕青：平康巷陌，豈知汝名？大行春色，有一丈青。
病尉遲孫立：尉遲壯士，以病自名，端能去病，國功可成。
浪裡白跳張順：雪浪如山，汝能白跳，願隨忠魂，來駕怒潮。
船火兒張橫：大行好漢，三十有六，無此火兒，其數不足。
短命二郎阮小二：灌口少年，短命何益，曷不監之，清源廟食。
花和尚魯智深：有飛飛兒，出家尤好，與爾同袍，佛也被惱。
行者武松：汝優婆塞，五戒在身，酒色財氣，更要殺人。
鐵鞭呼延綽：尉遲彥章，去來一身，長鞭鐵鑄，汝豈其人？
混江龍李俊：乖龍混江，射之卽濟，武皇雄爭，自惜神臂。
九文龍史進：龍數肖九，汝有九文，盍從東皇，駕五色雲。
小李廣花榮：中心慕漢，奪馬而歸，汝能慕廣，何憂數奇。
霹靂火秦明：霹靂有火，摧山破嶽，天心無妄，汝孽自作。

黑旋風李逵：風有大小，不辨雌雄，山谷之中，遇爾亦凶。
小旋風柴進：風有大小，黑惡則懼，一噫之微，香滿太虛。
插翅虎雷橫：飛而食肉，有此雄奇，生入玉關，豈傷令姿。
神行太保戴宗：不疾而速，故神無方，汝行何之，敢離大行。
先鋒索超：行軍出師，其鋒必先，汝勿銳進，天兵在前。
立地太歲阮小五：東家之西，卽西家東，汝雖特立，何有吾宮。
背面獸楊志：聖人治世，四靈在郊，汝獸何名，走曠勞勞。
賽關索楊雄：關索之雄，超之亦賢，能持義勇，自命何全。
一直撞董平：昔樊將軍，鴻門直撞，斗酒肉肩，其言甚壯。
兩頭蛇解珍：左嚙右噬，其毒可畏，逢陰德人，杖之亦斃。
美髯公朱仝：長髯郁然，美哉豐姿，忍使尺匕，而見赤眉。
沒遮欄穆橫：出沒太行，茫無畔岸，雖沒遮欄，難離伙伴。
拼命三郎石秀：石秀拼命，志在金寶，大似河魃，腹果一飽。
雙尾蝎解寶：醫師用蝎，其體貴全，反其常性，雷公汝嫌。
鐵天王晁蓋：叱沙天人，證紫金軀，頑鐵鑄汝，亦出洪爐。
金鎗班徐寧：金不可辱，亦忌在穢，盍鑄長戈，羽林是衛。
撲天鵬李應：鸞禽雄長，惟鵬最狡，毋撲天飛，封狐在草。
據胡適之先生考證，自「宣和遺事」至周憲王止，二百多年中關於梁山泊的大小書籍不下三十種，迄今仍存十來種。「宣和遺事」：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，各受武功大夫誥敕，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。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。後遺宋江收方腊有功，封節度使。元代宋遺民周密與龔聖與論宋江三十六人，也都希望草澤英雄爲國家出力。宋、元至明初的梁山泊故事。都說宋江弟兄受了招安，做了巡檢，隨張叔夜征方腊，由李逵生把方腊擒住。但七十回本沒有寫招安的事。」

據明郎瑛「七修類稿」：「但貫中欲成其書，以三十六爲天罡，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，又易尺八腿爲赤髮鬼，一直撞爲雙鎗將，以至淫辭詭行，飾詐眩巧，聳動人之耳目，是雖足以溺人，而傳久失其實也多矣。」

明錢希言「戲瑕」中引：「點鬼簿」中，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跡，是元人鍾繼先所編。「宣和遺事」亦載宋江並花石綱事，施氏「水滸」，蓋有所本耳。一云，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，因潤飾以成篇者也。」

明胡應麟「少室山房筆叢」：「余偶閱一小說序，稱施某嘗入市肆，紬閱故書，於故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，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，因潤飾成此編。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「三國志演義」，絕淺陋可嗤也。」

清鈕秀「觚賸續編」：「傳奇演義，即詩歌紀傳之變，而爲通俗者。哀艷奇恣，各有專家，其文章近於游戲。大約空中結撰，寄姓氏於有無之間，以徵其詭幻。然博考之，皆有所本。」

清俞樾「小浮梅閒話」：「方腊事見「童貫傳」云：方腊者，睦州青溪人也，世居縣場村，託左道以惑衆。……帝曰：蒙居外，不忘唐，忠臣也。命知東平府，未至而卒。是赦宋江以討方腊，侯蒙有此議，而實未之行。小說家即本此附會爾。」

「娛樂室隨筆」：王漁洋「香祖筆記」，謂陽穀縣有潘吳二姓，自言是西門適室吳氏妾潘氏之族，因演「水滸記」戲，致成訟事。是耐庵之書，固非盡出於譚言也。」

清金植「巾箱說」：「往讀施耐庵「水滸記」，疑作者譏宋失政，其人其事，皆理之所必無者。繼讀「綱目」，載宋江以三十六人轉掠河朔，莫能攔鋒。又「宣和遺事」備書三十六人姓名，宋龔開（聖與）有贊，侯蒙有傳，其人既匪誣矣。意梁山者，必峰峻壑深，過於孟門、劍閣，爲天下之險，若輩方得憑持爲雄。及予親履其境，又會輯修「堯志」，梁山爲今壽張治屬，其山不過周遭五十里，耐庵乃云八百里。即宋江寨，山岡上一小垣耳，記中鋪張其事，使天下後世愚民不至其地者，信以爲然，長奸萌亂，莫此爲甚！因拈出之，以告司治君子。且使天下後世之人，知「水滸記」所載，雖有其人，而其事則不可盡信也。梁山濤音薄作泊誤。」

元曲中的「水滸故事」計有：「黑旋風双獻功」（高文秀著）「黑旋風借屍還魂」（同上）「黑旋風詩酒麗春園」（全上）「黑旋風大鬧牡丹園」（全上）「黑旋風喬教學」（全上）「黑旋風鬥鷄會」（全上）「黑旋風窮風月」（全上）「黑旋風敷演劉耍和」（全上）「黑旋風喬斷案」（楊顯之著）「梁山泊黑旋風負荆」（康進之著）「黑旋風老收心」（全上）「板踏兒黑旋風」（紅字李二著）「折擔兒武松打虎」（全上）「病楊雄」（全上）「同樂院燕青博魚」（李文蔚著）「燕青打雁」（全上）「都孔目風雨還牢末」（李致遠著）「爭報恩三窟下山」（無名氏著）「張順水裡報怨」（無名氏著）——上「」作「撲」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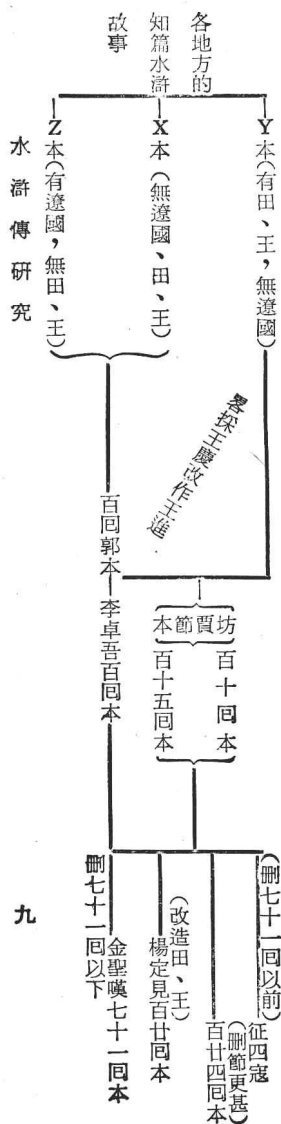
以上各家考證，一、水滸傳是施耐庵根據「宣和遺事」及「龔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」，由張叔夜擒賊招語

想像其他七十二人，構成「水滸傳」一百零八條好漢；二、根據其他三十種民間「水滸戲故事」及元曲中「梁山泊故事」片斷，作為「水滸傳」的藍圖；三、所根據之資料，不相連貫，或者以演義故事為民間娛樂，但無藝術之結構，施耐庵經構思編成故事，描寫刻劃人物性格，以發揮其「亂自上生」的小說主題；四、梁山泊或宋江寨中之梁山，屬山東兗州府治，在今東平縣境，僅一五十里小山，無其雄險以為一百零八英雄所據，故其人可有，而其事未必全真。小說家不如史家之重事實，乃在其諷政警人而已。

四、水滸傳的版本

關於「水滸傳」的版本到現在已幾經演變，據胡適之先生「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序」（胡適文存第三集，四〇四——四四〇頁）甲、七十一回本，亦稱金聖嘆本，——金氏認為七十回以後為羅貫中所續，以前則為施耐庵所著。乙、征四寇本，即「亞東圖書館」水滸續集本。內容除「梁山泊故事」外，並有宋江等受招安以後征四寇的故事。丙、百十五回本，即英雄譜本。與「三國志演義」合刻，名為英雄譜，坊間名為漢宋奇書。丁、百十四回本即英雄譜本。「忠義水滸傳」，亦與「三國志」合刻的英雄譜本。戊、百二十回本，即「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」，明刻本。己、李卓吾「忠義水滸傳百回本」——1李玄伯排印本，2日本岡島璞翻刻前二十回本，3日本岡島璞譯本。庚、忠義水滸全書百二十回本。今流行者為七十回本，即金聖嘆所謂的「貫華堂古本」，刪去招安以後故事，以盧俊義一夢結束。

水滸版本源流沿革表：



五、各家對於水滸傳的評價

「水滸傳」既然是中國六才子書中最受重視的一部才子書！當然對它的評價是不會少的，我們也摘要出來，提供讀者作爲參考：

一、胡適之先生評「水滸傳」：「我想水滸傳是一本奇書，在中國文學史上佔的地位比『左傳』『史記』還要多！我們拿宋、元時代那些幼稚的梁山泊故事，來比較這部『水滸傳』，我們不能不佩服施耐庵大匠精神與大匠本領；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四百年中，白話文學的進步很可驚異！加上他自己的偉大創造力，把草創的山寨推翻，把那些僵硬無生氣的水滸人物一齊毀去？於是重興水滸，再造梁山，畫出十來個不會磨滅的英雄人物，造成一部永不會磨滅的奇書。這部書是集四百年水滸故事的大成，並且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。」

二、金聖嘆對於「水滸傳」的評價：「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之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！」他在爲施代作「序」中說：「夫古人之才，世不相沿，人不相及：莊周有莊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」金聖嘆爲我國十七世紀文學才子，亦一怪傑，依他的見解，水滸與「史記」，「戰國策」有同等文學價值，亦證明施耐庵與董解元、莊周、屈原、司馬遷、杜甫等在文學上有同等地位。

最後，我們說「水滸傳」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是第一部民間文學，它描寫大眾的生活，對當時的政府深惡痛絕，明顯的發揮他代人民反抗政府腐敗無能的思想，其在「人物描寫」、「民間語言」上運用之熟練，迄今尙無出其右者，都是今之小說作家允當學習之圭臬了。

水滸傳人物簡表

孫旗

丁得孫

地速星，外號中箭虎，面及頸均有疤痕，馬上能使飛劍，爲梁山步軍將校。

公孫勝

天閒星，外號入雲龍，道號一清先生，人稱公孫勝大郎，蓆州人，身長八尺，道貌堂堂，天性深厚，尊師敬友，幼嗜習槍棒，從羅真人習道術，長呼風喚雨，騰雲駕霧；投晁蓋劫「生辰綱」後入梁山。爲梁山掌管機密軍師。

孔明

地狷星，外號毛頭星，白虎山下人，上有父孔太公，下有兄孔亮，爲人仗義，武藝精通。爲梁山守護中軍步軍驍將。

孔亮

地狂星，外號燭火星，孔明之弟，一條大漢，爲梁山守護中軍步軍驍將。

王定六

地劣星，外號活閃婆，建康府楊子江邊人，行六，隨父以業酒店爲生。身瘦，嗜習武藝，崇拜英雄，走跳均快。爲梁山北山酒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。

王英

地微星，外號矮脚虎，祖籍兩淮人氏，原爲車家出身，五短身材，一双光眼。嗜色如命，手使單槍。爲梁山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。

史進

天微星，外號九紋龍，華陰縣人，父史太公在縣當里正。面如銀盤，肩、胸刺九條綉紋青龍，重義輕財。一條棒能使風車似轉。爲梁山馬軍大驍騎兼先鋒使。

白勝

地耗星，外號白日鼠，濟州安樂村人，原當地閒漢，機警善辯，武藝平常，得晁蓋助入「生辰綱」，爲梁山軍中報機密步軍頭領。

石秀

天慧星，外號拚命三郎，金陵建康府人，生性耿直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會使槍棒。爲梁山步軍頭領。

石勇

地醜星，外號石將軍，大名府人，身長八尺，淡黃骨查臉，鮮眼，沒根髭鬚，性粗鹵，語言不俗，頗有武藝。爲梁山步軍將校。

安道全

地靈星，外號神醫，建康府人，好酒色，醫術高明。爲梁山專治內外科醫生。

朱全：天潢星，外號美髯字公，鄆城縣富戶，身長八尺四五，蓄虎鬚，長一尺五，面似重棗，目如朗星，重義輕財，結識江湖好漢，習得一身好武藝。爲梁山馬軍大驃騎兼先鋒使。

朱武：地魁星，外號神機軍師，定遠縣人，重義輕利，廣有謀略，能用双刀，精通陣法。爲梁山一同參贊軍務頭領。

朱富：地藏星，外號笑面虎，朱貴之兄弟，敬師愛友，智勇兼具。爲梁山監造供應一切酒筵頭領。

朱貴：地囚星，外號旱地忽律，沂州沂水縣人，身材長大，相貌魁偉，双拳骨臉，三叉黃髯，豪俠仗義，明敏伶俐，善下蒙藥，使得鵲畫弓。在梁山職同杜興。

吳用：天機星，外號智多星，表字學究，道號加亮先生，祖籍鄆城縣東溪村人氏，眉清目秀，面白鬚長，多才智，有勇謀，善用兩條銅鍊，初爲秀才，智取「生辰綱」後，入梁山泊，掌管機密軍師，及時雨讚其爲「賽諸葛」。

呂方：地佐星，外號小溫侯，湘潭州人，素嗜學呂布爲人，紅衣紅田，使方天畫戟。爲梁山守護中軍馬軍驍將。

宋江：天魁星，外號呼保義，字公明，又號孝義黑三郎，人稱及時雨，鄆城縣宋家村人，上有父宋太公在堂，母早喪，下有兄弟鐵扇子宋清。黑矮肥胖，紫堂面色，幼攻經史，善權謀，馳名大孝，仗義疎財，愛習槍棒，武藝多般。爲梁山總兵都頭領。「替天行道」，威振四方。

宋清：地俊星，外號扇子，有孝義，能勇退。爲梁山排設筵宴頭領。

宋萬：地魔星，外號雲裡金剛，粗鹵，武藝平常。爲梁山步軍將校。

李立：地奴星，外號催命判官，揭陽嶺人，以私商道路爲生，身高大，赤虬鬚，紅絲虎眼，性莽撞，能下蒙汗藥，亦能剝活人。爲梁山北山酒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。

李忠：地僻星，外號打虎將，祖籍濠州定遠人氏，祖傳使槍棒爲生，身材壯健，深重義氣。爲梁山步軍將校。

李俊：天壽星，外號混江龍，祖籍盧州人，一條大漢，俠義爲懷，能識水性。爲梁山四寨水軍頭領。

李袞：地走星，外號飛天大聖，邳縣人。使劍百步取人，無不中者；爲梁山步軍將校。

李達：天殺星，外號黑旋風，鄉人稱爲李鐵牛，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，彪形黑大漢，滿嘴赤黃鬍鬚，好打赤膊，好殺成性，行爲粗獷，全不識體面，善使兩把大斧，火雜雜只顧砍人。爲梁山步軍頭領。

李雲：地察星，外號青眼虎，沂水縣都頭。重義氣，識體面，好本領，三十五人近不得也。爲梁山起造修繕房舍頭領。

李應：天富星，外號撲天鵬，鄆城縣獨龍岡李家莊人，深知法度，不能受氣，善用飛刀，點鋼鎗。爲梁山掌管錢糧頭領。

杜興：地全星，外號鬼臉兒，中山府人，潤臉方腮，眼鮮耳大，貌醜形粗，爲人恩怨分明，熟悉拳棒。爲梁山南山酒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。

杜遷：地妖星，外號摸着天，爲人平庸，武藝平常。爲梁山步軍將校。

阮小七：天敗星，外號活閻羅，阮小二爲其兄，性愛友，深識水性。爲梁山四寨水軍頭領。

阮小二：天劍星，外號立地太歲，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人，有二弟，一爲小五、一爲小七，以打漁爲生。雖不適文墨，而交友有義。深識水性，爲梁山四寨水軍頭領。

阮小五：天罪星，外號短命二郎。性愛交結，深識水性。爲梁山四寨水軍頭領。

周通：地空星，外號小霸王，性好貪花，武藝平常，爲梁山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。

呼延灼：天威星，外號雙鞭呼延灼，河東將呼延贊嫡孫。儀表非凡，忠義双全，善使兩條水磨八棱鋼鞭，左手的重十二斤，右手的重十三斤。爲梁山馬軍五虎將中第四員大將。

孟康：地滿星，外號玉旛竿，祖籍眞定州人氏。長大白淨，肥胖，善造大小船隻，本爲造船工匠。爲梁山監造大小戰船頭領。

林冲：天雄星，外號豹子頭，東京人，豹頭環眼，燕頤虎鬚，八尺長短身材，性耿直，愛交好漢，武藝高强，慣用丈八蛇矛，爲梁山馬軍五虎將中第二員大將。

武松：天傷星，外號行者，江湖上慣稱武二郎，清河縣人，有胞兄三寸丁穀樹皮武大郎，身長八尺，儀表堂堂，一身剛骨，滿腔俠氣，武藝高强，神力勇猛，名蹟爲景陽岡打虎。爲梁山步軍頭領。